



统筹：寒川

第416期 马来西亚篇

组稿人：苏清强

被青光眼困扰

◎冰谷

随着自己岁数渐长，蹉跎而至的病痛也悄然次第浮现。此是自然规律，也即人生历程的宿命，谁也无可避免。

病痛接踵而至，或因年轻时缺乏警惕，疏于预防，倒置40血糖失衡，50血压偏高，60固醇超标，名字拼进了不幸的三高群组。而自从我体内三高推波助澜，骚扰了我日常作息，也使我于十四年前中风，半边身体瘫痪，行动不便，也影响了生活素质。

意想不到，疾病后续有来。这次排到眼疾——青光眼。

青光眼、动脉硬化、心脏枯竭，三高的并发症可谓束发难数，而我在5年前就遭遇青光眼的困扰。经过眼科检验，我的青光眼以非常态性形式出现。原来我患上的青光眼与众有异，属罕见的急性型青光眼。这曲折奇特的青光眼形态，连普通科医生都都讶异。值得我与大家分享。

**** **

细说从头。那阵子北马区的年度文学营刚终结，大会决定要编辑学员的作品出版，以作纪念。并指定我和苏清强分别担任审稿工作，岂料才审毕十多份少作，我即发觉视觉模糊，眼瞳疼痛，随即晕眩、头痛、眼花等症状，以为眼睛操劳过度，于是躺在藤椅闭目养神，希望稍息即可复元。没想到天旋地转未息，晕眩加剧，头痛欲裂，接着恶心、呕吐，身体抖索不上。

妻见情势不妙，刻不容缓，即刻送我去专科医院。被推进急诊处时，人尚清醒，医生抽血、测血压、量体温，为我注射止痛剂，我才在迷迷糊糊里睡去。醒来已下午，阳光从窗框缝隙斜穿过来，我感觉精神饱满，为没有病后感觉疲惫而欣慰。

当天就退房出院，翌日赓续工作，也赓续审稿，可惜岁月静好维持不到两周，眼睛再度陷入模糊不清，疼痛、晕眩、头痛，接着呕吐，出现与两周前的形式症状。我忍痛放下藤椅，躺下歇息，但头痛与晕眩不断加剧。

我再次入院，在急诊室接受治疗，医生见我痛苦状况严重，就注射麻非为我消除。医生为我寻找痛源，替我照MRI，均无所发现。到了我第三次病发入院，医生打麻非替我止痛后，写推荐信叫我去檳城专科医院检查。

这是另一回合的折腾。我拿着推介信，由儿子驾车去到那所槟城医疗最贵的专科医院。进去一看，接待处连走廊都挤满病人，只有等在一旁。许多病人脚边，放着手拖行李，都是从印度尼西亚飞过来求医的，还没来得及到旅店

Check-in呢！询问才知道，他们来自棉兰和雅加达，远隔云山重洋迢迢求医，为买一个安宁。病危之际，钱财已化为身外物了。

将近中午时，医生才唤我的名字，是一位骨科专科，检查了骨骼部位，主要是脊髓，没发现任何病源或疑点。于是，他又写了封说明书，推我到另外一个中风主治医生。我早期中风时，就由这位欧亚混血专科医生主治。他会说简单福建话，问我做什么康复运动，我说：“Physiotherapy & Gmy。”

他听了露出惊讶神色，并说不太鼓励去健身房，过于激烈。我说我在5年前就遭遇青光眼的困扰。经过眼科检验，我的青光眼以非常态性形式出现。原来我患上的青光眼与众有异，属罕见的急性型青光眼。这曲折奇特的青光眼形态，连普通科医生都都讶异。值得我与大家分享。

算来他比先前的医生明察秋毫，发觉我右眼有异象，即拉近椅子，以显微镜观照，然后说：“你回去第一要事找一位眼睛专科医生！”兜转了一个大圈子，依然回到原点。第二天我去离家几步之遥的眼睛专科排队（那么多人患眼疾），医生看了，吃惊连连，问道：“怎么等到今天才来？”看我一眼继续，“你患了急性型青光眼！”

“我头痛、眼花、晕眩、呕吐，看了多个医生，没有发现是青光眼。”他略为蹙眉，给我滴眼液，叫我翌日再去做“激光”，减缓眼压。我只知道循环体内的血压，第一次听到“眼压”这词汇，我竟是孤陋寡闻的耄耋老翁！从患上青光眼，才注意原来眼睛的疾病也繁复多样，除了青光眼、白内障、干眼疾、掉眼袋、飞蚊症，还有视网膜受损等等，也真病例名目繁多，无法逐一铭记。

回说青光眼也分慢性型与急性型，我瞒以为自己何其不幸，被急性青光眼盯上，实则慢性青光眼对眼睛的伤害更甚，危害或更深；原因慢性青光眼悄悄而至，故被称为“视觉的盗贼”，未能及早发现，拖延到视觉模糊时就医，眼压已经逐渐增高，以至加深了对眼瞳的伤害度。

急性型青光眼发作所引发的头痛、呕吐、晕眩等，是早发的眼疾讯号，让患者及早发现去治疗，经过激光处理，制止了眼压继续飙升，对患者等于给眼睛建筑了一道防护墙，制止眼压继续肆虐。

青光眼很多时候会同时患上干眼疾，需要长期滴眼液维持眼球的润滑。我便是其中的实例。眼睛既为灵魂的窗口，为了保护好这窗口，有每年作例常检查之必要。是为后知后觉的奉劝。

母亲的血糖指数超高，早晚需注射胰岛素。她素来抗拒打针，却落到必须打针的地步，心中很沮丧。为了避免打针，她午餐只吃几片饼干，到了下午五点，血糖指数不高，就不必打针，能够避免一次，心中也感到欣慰。原本已经消瘦的她，显得清瘦虚弱。

岁月无情，人体老化，器官逐渐衰弱，各种疾病左右夹攻，无人能豁免。母亲双腿乏力也不适合做运动，只能在饮食方面谨慎，让病情不至于迅速恶化。我回家探望她，聊了几句，她想起以前的艰辛日子，心中有怨气，对父亲有诸多不满。两人已经步入耄耋之年，却不能融洽相处，真是憾事。

母亲的忧郁的眼神，像一座深邃的山谷，云雾弥漫，阳光经年无法穿透，盘根错节的树木若隐若现。若要追根究底，还须返回令母亲心悸不安的童年。生在重男轻女的年代，身为家中老大，她吃的苦头最多。同村的孩子都

母亲的隐忧

◎因原

上学，她只有羡慕的份儿，因为外公相信“一人上学，全家都会”的歪理，其实要把她留在家照顾幼小的弟妹。弟妹不小心摔倒，受罚的是大姐。大弟读三年级，母亲才上学，不过只读了一年半就被迫停学，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外公嗜杯中物，经常发酒疯，给家人带来苦恼。外婆17岁就生了母亲，年少气盛，与外公发生口角，把不满的情绪发泄在母亲身上。藤条是最常派上用场的刑具，家暴像恶魔蹂躏母亲的身心，在她幼小的心灵留下难以磨灭的阴影。

母亲步入老年，偶尔想起不愉快的童年，情绪低落，把怨恨转移到父亲身上。过去漫长的岁月中，总有一些不如意的事给她挑出来，在子女面前抱怨。幸好父亲相当有耐心，听了也保持沉默，家里的战火庆幸没被点燃。后来我问了一些年龄相仿的朋友，原来他们家中两老也缺乏沟通，爱翻陈年旧账，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老伴啊老伴，可不是老来拌嘴。

母亲喜欢看照片，我从手机的相册里，找几张照片给她解解闷。我参观了朋友的菜园，拍了几张充满绿意的农家照，引起她的注意；接着展示去沙巴斗湖的鱼市场拍的鱼虾，自小在沿海地区生活的母亲，颇有亲切感。嗯，还要看什么呢？突然想起小妹发送给我的外甥女的照片，赶紧从WhatsApp里找出来——这是外甥女妮珂手持着自画像的照片。

母亲眼睛一亮，仿佛太阳钻出浓云厚雾，兴致勃勃地说我小妹星期天上午来了，带食物给两老吃。妮珂也过来，刚好那天早上大妹在家里煮了馄饨，妮珂品尝后赞不绝口。虽然并非母亲亲自下厨，她也开心了老半天。祖孙俩挺投缘的，一看到妮珂，母亲脸上的阴霾一扫而空。

“这个外孙女很贴心，她不嫌弃老人家，一直坐在我身旁与我谈天。”

“小妹赶时间要办事，

妮珂还舍不得离去呢！”

虽然妮珂就读小学四年级，她向来喜欢阅读，领悟力高，读得懂中学生的读物，我借给她《读者》合订本，她就爱不释手。她也喜欢画画，懂得如何抓住人物的特征，把平凡的人物画得栩栩如生。当她听了外婆年轻时挑水的故事，凭着想象力画了素描，生动地勾画外婆弯腰挑水挥汗如雨，身旁还跟着几个尚年幼的舅舅。在孩子纯真的眼里，有趣的往事竟然变为有趣的画面，母亲看了，脸上每一条皱纹都绽放笑意。我多希望从那一刻开始，她把过去的所有痛苦统统抛到九霄云外。

孩童似天使，把欢乐带来人间，善解人意的妮珂，不愧是母亲的解忧救星。小妹听了我的报告，答应以后经常把小天使带回家探望母亲。

恍惚间，母亲深邃似幽谷的眼神，经阳光不屈不挠地拨弄，总算云消雾散，山林重现苍翠，溪流流淌，鸟鸣花香……

我爱你，乌鲁音

王秀桃

我走过的地方不算很多，国内算是每个州属都曾经留下足迹，有的是路过，有的是去旅游赏景，每个州大概只逗留过几个景点，虽然许多是漂亮热闹的地方，可是我还是眷恋着家乡的一草一木。我的家乡——乌鲁音峇鲁，一个纯朴的小镇。

乌鲁音，坐落在雪兰莪州北部的乌鲁雪兰莪县的峇冬加里区。乌鲁音分为两个部分，即乌鲁音峇鲁和乌鲁音南马，是直接由马来语翻译的地名，乌鲁音峇鲁在马来语是Ulu Yam Baru，而乌鲁音南马则是Ulu Yam Lama，即新旧乌鲁音的意思。

光从名字看来，这里应该是个很偏僻很偏僻的地方，因为乌鲁雪兰莪坐落在西马中央山脉的山脚，是雪兰莪州其中一个较落后的县属。乌鲁音从最北的乌鲁安南到最南的双文丹，都紧依着中央山脉。乌鲁—Ulu的直译，在马来字典中的意思是上游。乌鲁处于雪州上游，四周环山，离海岸线很远很远，没有很好的地理位置，繁荣不起来。乌鲁音在乌鲁内，不就更偏僻了？尤其乌鲁音峇鲁，乌鲁了又乌鲁？

五、六十年前，乌鲁音的确是很偏远的乡村，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虽然乌鲁音南马村外有一条南北联邦大道，在南北高速公路出现之前，所有南下北上的车辆都必须经过这条路；村里还有一个火车站，供火车上下货物与载客。可是这里没有华丽的建筑物，只有两排为数不多的木板店屋，矗立在唯一的街道两旁，其余的都是零零星星的乡村木板屋，应该只有几百户人家。乌鲁音峇鲁离联邦大道较远，是座死城，只有一条窄窄的道路进出，道路两旁尽是橡胶林，因此常常戏虐一贼来了也逃不出去的小镇。可是这里却比乌鲁音南

马稍微进步，同样是一条街，不同的是街道左边是砖块砌成的双层店屋，右边则是单层双层参差的砖砌店屋，约两百米之遥，大家都称之“大街”，是村内最热闹的地方。过了这里，就是住户不多的中村与新村。街尾有一间当时最奢华的电影院，是这里的居民唯一的娱乐。根据长辈们的口传，乌鲁音峇鲁是当年共产党正活跃的时候，政府重组新村，把散居在胶林、中央山脉山脚等的住户集中一起方便管辖的一个重组村，是国内其中一个华人新村。

乌鲁音当时的人口不多。乌鲁音南马以福建人居居多，乌鲁音峇鲁也以福建人占大多数，不过广东人与客家人也为数不少。马来同胞则多散布在小镇四周，印度同胞人口较少，除了街尾有几十户，其余的多在园丘内。相较乌鲁音南马，乌鲁音峇鲁比较热闹，民情也较为丰富。这里的福建人可以流利的客家话与广东话，而客家人广东人的福建话也一流。

与时间，本地人也雀跃万分。这项工程不仅直接带动了邻村峇冬加里的商业，与餐饮业，乌鲁音也同时受惠。峇冬加里、乌鲁音南马与乌鲁音峇鲁的餐饮业如雨春笋般林立，许多住家也纷纷改成饮食店，打着“乌鲁音卤面”的招牌在餐饮业中大展拳脚。

“乌鲁音卤面”家喻户晓，是这里的活招牌。乌鲁音卤面源自春记茶室的第一代掌门刘先生，是以自制的粗生面，加入浙醋，肉片和菜心闷煮而成，起锅前打入蛋花与勾芡。面条Q弹爽口，浙醋酸度适中，开胃又养生。刘先生的烹煮手艺了得，自此一传十，十传百，顾客只要到店，一定吃上这道面食。除了卤面，炒福建面也顶呱呱，那一碟由猪油爆香的面条，加入高汤、肉片、菜心、黑酱油和调味料闷煮至干水盛碟上桌，那味道，我迄今难忘，每回返乡，一定得吃上才肯回来。如今“乌鲁音卤面”已开枝散叶，除了当地的餐饮业到处都打着这个招牌做生意，吉隆坡也有许多地方可以解馋。

乌鲁音峇鲁是个美丽的地方，有山有水，有湖泊有河流，是休闲的好去处。离甘榜葛尼约六七公里的地方有一个瀑布，冰凉清澈的山水沁人心脾，在风凉水冷的瀑布野餐玩水，人生一大乐事也。瀑布的水流过华乡村，流过马来甘榜，可以垂钓，也可以戏水。不想戏水的话可以参观菜园、果园、兰花园，甚至可以踏足橡胶园和油棕园，体验这田园风光及观赏为国家经济带来收入的农作。这里的兰花园——World Of Phalaenopsis，是一个旅游景点。园主亲自栽培出许多名种蝴蝶兰销售各地。园里也栽种许多莲花与荷花、蕨类等草本植物，还有一些禽鸟供欣赏，是近来游客必到打卡之地。除了可以赏花买花，兰花园最

近还引进餐饮业，让游客可以在花草衬托的清幽美丽的环境下相聚用餐，暂时摆脱喧嚣繁闹的都市生活。

当然，一个地方要进步，要跟上时代的洪流，必须付出代价。这些年来，为配合旅游业及时代的发展，乌鲁音峇鲁与南马已经填掉了几个以前采锡留下的废矿湖，并建立住宅区和轻工业工厂。以往像兵士般矗立前往峇冬加里那道路两旁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如今已全换上钢骨水泥，成了各种商店和饮食业场所，当年的橡胶园与油棕园已不复见。昔日幽静凉爽的环境已被繁忙的交通所取代。

近三、四年来，乌鲁音峇鲁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逢年过节竟然出现堵车问题，这是过往不曾发生的问题。本地车流量的持续增加，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取道这里前往云顶的车辆增多，常常把这个小地方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乌鲁音峇鲁的进步，最明显的改变，是食物价格的攀升与民情的淡化。自从云顶路通车后，这里食物的价格与吉隆坡的已相差无多，唯一还感到欣慰的就是食物份量还不至于太小。小镇上以往淳朴的民情开始不再如胶似水，以前水果季节时，主人家会自动采了分给左邻右舍一起品尝，斑兰叶咖喱叶只要照会邻居就可以自取。现在这种现象已鲜见，我发现只要可以卖钱

的物品如斑兰叶咖喱叶等都已在菜市摆卖，大家相互交换物品的时代已渐行渐远。

偏僻的乌鲁音峇鲁已踏入繁华的时代，虽然还是比不上邻近的万挠、吉隆坡，可是在乌鲁雪里，它已是小有名声的一个市镇。峇冬加里因云顶高原而发展，乌鲁音以卤面而闻名，希望它在发展的洪流下，还能保有原来的淳朴民风。

我爱你，乌鲁音。

暂时摆脱喧嚣繁闹的都市生活。

当然，一个地方要进步，要跟上时代的洪流，必须付出代价。这些年来，为配合旅游业及时代的发展，乌鲁音峇鲁与南马已经填掉了几个以前采锡留下的废矿湖，并建立住宅区和轻工业工厂。以往像兵士般矗立前往峇冬加里那道路两旁的橡胶园和油棕园如今已全换上钢骨水泥，成了各种商店和饮食业场所，当年的橡胶园与油棕园已不复见。昔日幽静凉爽的环境已被繁忙的交通所取代。

近三、四年来，乌鲁音峇鲁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逢年过节竟然出现堵车问题，这是过往不曾发生的问题。本地车流量的持续增加，旅游业的发展以及取道这里前往云顶的车辆增多，常常把这个小地方的道路挤得水泄不通。乌鲁音峇鲁的进步，最明显的改变，是食物价格的攀升与民情的淡化。自从云顶路通车后，这里食物的价格与吉隆坡的已相差无多，唯一还感到欣慰的就是食物份量还不至于太小。小镇上以往淳朴的民情开始不再如胶似水，以前水果季节时，主人家会自动采了分给左邻右舍一起品尝，斑兰叶咖喱叶只要照会邻居就可以自取。现在这种现象已鲜见，我发现只要可以卖钱

的物品如斑兰叶咖喱叶等都已在菜市摆卖，大家相互交换物品的时代已渐行渐远。

偏僻的乌鲁音峇鲁已踏入繁华的时代，虽然还是比不上邻近的万挠、吉隆坡，可是在乌鲁雪里，它已是小有名声的一个市镇。峇冬加里因云顶高原而发展，乌鲁音以卤面而闻名，希望它在发展的洪流下，还能保有原来的淳朴民风。

我爱你，乌鲁音。